

高考1977

作家曲令敏： 没有高考，我顶多会成为另一个范雨素

开篇的话

1977年，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已无法想象这一消息带给整个社会的震动。每一个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人，心中都藏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，有着各自不同的高考感受。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，本报特推出“高考1977”系列报道，试图从个体的人生经历来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，也给备考正酣的高三学子以激励。

□本报记者王春霞/文 李英平/图

“生命，偶尔散落人间，它就通向了四面八方。身后拖曳的往事，是灵魂的栖所。所谓‘体悟’，不过是人在暗室里对这些前尘往事的回味与触摸。”最近读曲令敏新出的散文集《一晌清欢》，这段话令人怦然心动。

曲令敏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平顶山市作协副主席，平顶山日报社原高级编辑。退休之后，她依然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辛勤劳作，用优美诗性的文字追逐着散文的高度。

多年来，曲令敏已出版《有情如画时》《消逝的田园》《山思水想》《河之书》《河之源》及《地板上的母亲》等多部散文作品。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、曾任大河报总编辑的王守国先生为《一晌清欢》所作序的开头这样写道：“学姐曲令敏写得一手好散文，好到美文大师贾平凹先生都高度赞许，拥有众多曲粉。”

1977年的12月，24岁的农村姑娘曲令敏和全国570万人一起，参加“文革”后首次高考。正是这场高考改变了她的命运，她说：“如果没有恢复高考，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模样。”

“如果高考不恢复，我等到30岁再结婚”

曲令敏1953年生于南阳市唐河县一个普通的小村子。他们这支曲姓是宋朝大将军曲端的后裔，家族中流传着耕读之风。她说，爷爷是一个读书人，只是不幸去世过早，奶奶只好独自将两岁的父亲抚养成人。

曲令敏兄弟姐妹五个，她排行老大。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，奶奶一直支持孩子们读书，无论男孩还是女孩。尽管“文革”期间的高中没有正儿八经地学习功课，曲令敏还是很幸运地读到了高中毕业，成为全村当时仅有的两名女高中生之一。另一名女高中毕业生是地主家的女儿，父亲上过大学。

1971年高中毕业后，曲令敏就开始回乡务农，泼辣能干的她曾担任过大队的民兵营副营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妇联主任等职。本来她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子养，那时候她能肩挑50多公斤的水，拉车往地里送粪。

当时，上大学是层层推荐的，曲令敏曾被乡里推荐，可惜没关系没门路，名单被报至县里之后就止步不前了。24岁在农村已老大不小了，可她还没有考虑嫁人，她隐约觉得高考还会恢复：“当时我就暗下决心，如果高考不恢复，我就等到30岁再结婚。”

1977年9月份，终于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，她的恩师申光亚专程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到村里通知她：“国家要恢复高考，你赶紧找高中课本复习备考吧。”

“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怎能不激动？”于是，曲令敏借来一些高中课本开始复习，“白天要干活，只好晚上在煤油灯下用功，鼻孔熏得黢黑。”



↑手捧大学毕业证，回想起当年高考的经历，曲令敏感慨万千

顺利参加高考，政审却遇波折

1977年12月，仓促备考不足3个月的曲令敏，走进了高考的考场。

她记得当时天气很冷，考点设在县城唐河第二小学。考试那两天，她就住在恩师家里。

刚开始她准备考理科，复习的都是数理化，直到离考试只剩半个月的时候，才换成了文科。好在她的文科基础不错。

当年的文科要考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、历史和地理这些科目，与现在高考的文科考试科目基本一致，只不过考试题目要简单得多。曲令敏说：“虽然题目出得很简单，但高考中断了10

年，许多考生依然不会。”

她记得，地理考试主要是考一张中国地图，只要能填出各省的省名和位置就行了，就这很多考生都答不上来。数学她只考了20多分，这就已经不错了，因为不少考生的数学成绩是零分。

当年河南的本科录取分数线是240分，曲令敏考了280分，却迟迟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。恩师和大队党支部书记急了，他们到公社了解情况后，才知道是政审遇到了麻烦。

原来有一次她组织队里参加文艺会演时，曾当面揭露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调戏一名女队员

的丑行，结果导致人家在她的政审表上多写了几个字：“只能被一般大学录取。”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政审的余温尚存，她的政审有了这个瑕疵，准备录取她的开封师院（河南大学的前身）打了个疑问，多次打长途电话到南阳询问原因。

曲令敏说，当年恩师、大队党支部书记、民兵营长等人带着公章，趟过冰封的河水，盖上的大队、公社和县招办三级单位的大队，才及时为她开出了一张“政治清白”的证明。“破碎的冰凌把他们的腿都划流血了。”40年过去了，她对这个细节仍记忆犹

新。

这番波折之后，她终于收到了开封师院的录取通知书，当她犹豫要不要再考一年时，同样毕业于这所学校的恩师劝她：“这个学校不错，你总算能吃上商品粮了。你已经24岁了，明年不知道会不会对年龄进行条件限制。”

当年河南的录取比例（包括中专在内）是60：1，能被录取实属不易。曲令敏感慨：“那个年代，农民能吃上商品粮，是多么金贵的一件事，是高考给了广大知识青年一个平等的选择机会。”

大学时光，把自己“泡”进书海里

1978年3月5日，曲令敏踏进了大学校门。那时大家穿得都很土，就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，背着一个被褥卷就去了。她记得，很多学生站在学校的食堂里，辅导员对他们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大学生了，是天之骄子！”听到“大学生”三个字，大家非常激动。

曲令敏所在的中文系中文专业，全班40名学生，只有8名女生。学生年龄参差不齐，最大

的是1947年的，最小的则是1963年的。她是女生之中年龄最大的，而且是唯一一个从农村来的。

许多任教老师是刚从农场上平反回来的，遭受多年批判之后，他们终于又回到了课堂上，施展才华。大学生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，学习劲头空前高涨，曲令敏描述说：“这批大学生就像快旱死的庄稼遇上甘霖一样，恨不得把老师的学

问都榨干。”

学校10点钟熄灯之后，学生们会披着被子或单子到校园的路灯下继续读书。学校的蜡烛是卖得最快的东西，很多学生会点着蜡烛继续学习，老师巡逻的目的是让大家早点休息。有个女同学在宿舍里点蜡烛学习时，不小心燃着了蚊帐，差点引发火灾。

学校的图书馆是完全开放的，而“文革”期间，许多外国文

学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属于“封资修”，被列入禁书范畴。这时候全部开禁了，从小就喜欢读书的曲令敏，就像鱼儿找到了大海，感觉是“把自己扔进书海里泡”。

曲令敏说，她的散文之所以会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并达到相当的水平，完全得益于大学时代这种广泛的毫无功利的阅读。因此，她特别感激大学时光。

“如果没有高考，我现在可能会在南方卖馒头或者卖苹果”

大学四年毕业后，曲令敏被分配到平顶山工作。她还记得当时市人事局的工作人员蹲在那儿排队，争抢大学生的情景。她先是在市委宣传部工作，不久到市图书馆任副馆长，1988年调至平顶山日报社任副刊编辑。编辑之余，她开始写散文，1990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

《有情如画时》。

如今，回首当年恢复高考这件事，曲令敏禁不住感叹：“高考中断了10年，整个中国文化的传承几乎就要断了，还好1977年高考恢复了，可以说不仅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，文化又接续上了。”

当年她的大学同班同学，如

今不少已成为学界的大腕、知名大学的博导，从政的也多是省辖市的“常委”。她说：“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，这一代人了解社会了解底层，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。”

“设想一下，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的话，您现在会干什么？”采访结束时，记者抛出了这个问

题。

“如果没有恢复高考，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番模样。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作家，我现在可能会在南方卖馒头或者卖苹果，或者是带孙子，顶多会是一个具有文学情怀的打工者，就像刚刚因为写了一篇文章而成为网红的范雨素一样。”曲令敏如此回答。